

# 被遗忘的爱

峭岩



百叶丛书 · 百叶丛书 · 百叶丛书

# 被 遗 忘 的 爱

峭 岩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## 被遗忘的爱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解放路46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960 1/42 印张：5.125 字数：67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册

\*

ISBN 7-5378-0075-8/I·73

定价：1.00元

## 目 次

- 郭嫂..... ( 1 )
- 蔷薇花..... ( 12 )
- 被遗忘的爱..... ( 19 )
- 风啊，回来了..... ( 28 )
- 天山月..... ( 38 )
- 涓流歌..... ( 44 )
- “魔鬼城”探奇..... ( 51 )
- 桦林情思..... ( 58 )
- 高昌访古..... ( 65 )
- 天池琐忆..... ( 71 )
- 赛里木湖掠影..... ( 78 )
- 天山撷英..... ( 86 )

山城，赐我一颗星·····	( 106 )
邛崃，我对你说·····	( 111 )
觅·····	( 116 )
蛙琴叮咚·····	( 124 )
晚霞尚红时·····	( 130 )
豆腐情话·····	( 141 )
黑龙江三吟·····	( 147 )
春，姗姗来迟·····	( 158 )

## 郭 嫂

站在我家的后门口，向北眺望，在那辽远的蓝天下，有一座象和尚帽一样的大山。天气晴朗时，我很爱站在场院的碌碡上，望那座奇妙的山峰。我那时还没见过大山，那唯一投入我眼帘的山，便寄托了我无限向往和无限美好的憧憬。多高的山哟，恐怕只有能腾云驾雾的孙悟空才能登上这座伸到白云里去的山峰吧！

没想到，我的大姨家就住在那座山下。一年的秋假，我去看大姨，不知道路怎么走，我就是朝着这座山峰走的。我家离大姨家足有五十里路，边走边吃慢慢，太阳一歪就到了。

这山里是比平原好，这里的山山岭岭，都长满了枣树，梨树，核桃树，柿子树，正是秋红挂果的时候，看了真叫人眼馋。这些，我知

道它们跑不了，到时候会吃到的，使我心急的是爬大山，那将是我快乐的。

“水还没喝一口就爬山，看把你急的，一定要上山得叫你郭嫂领着，不然，你会迷路的。”大姨半嗔怪半同意地说，顺手为我摘下墙上的晾帽。

“郭嫂？是哪里的呀？”

听我嗓门有点大，大姨怕别人听到似的，凑到我的耳朵边说：“就是你二表兄的媳妇，先上门念书来了。”

这我才明白，二表兄是志愿军，抗美援朝去了，家里为他说了亲。我一听感到很新鲜，还有这样的事，真想看看郭嫂长得啥模样。

她勇敢地走进门来了：“谁来啦？唉哟，是个大学生吧？长得这么英俊！”

郭嫂比我大两岁，看来，她老练的多，不象个十六岁的姑娘。她个子不高，脸蛋很秀美，尤其是两只闪光的眼睛，好似会笑，会歌，多情，妩媚。在鼻梁上端、两道眉毛之间，还长着一颗黑痣，更平添了几分俏丽。当下，我们每人戴上一顶晾帽，就爬大山去了。

路上，她和我说着话，一边不停地顺手采摘着花叶什么的。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大山，说山里的果树、山里的人、好象有很多学问似的。忽然，她停止脚步问我：“你怕狼吗？”

我只有从瞎话里知道狼会吃人，但从未见过。我回答：“怕！”

“你知道怎么治它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她低头拾起一块白石灰，说：“狗怕猫腰狼怕圈，狼来了，用白石灰在地上划个大白圈它就吓跑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这个最普通的常识，在我听来是多么新奇，认为她是最有学问的了。

不一会儿，我们爬山了。唉哟，那山真高，开始我以为没多远，可是越爬越远，越爬越高，当我们爬上一座山峰，另一座比它更高的山峰又出现在眼前了。她说：“看山不远跑死马，你累了吧，咱们呆一会儿！”

在半山腰，我们坐在大石头上，吹着风，望着天上的白云，天真无邪的我俩没更多的话，不知怎么，我意识到她在偷偷看我，那灼热的目光在盯着我，使我一时难堪起来。她笑



了，咯咯地笑着，象山谷里的溪流一样响亮。

“你该不是含羞草吧，还害臊哩！嘻嘻！”

“你才是呢，我知道，你是个‘小媳妇’呢！”

这下可不得了啦，象捅了蚂蜂窝一样，她霍地站起来，血涌到脖子上，顺手折下一个树枝，追打起我来：“我让你扯淡，还说不？”我前边跑着，她后边追着，毕竟我是个男孩子，她是追不上我的。当我猛一转弯时，被石头绊倒了，她来不及躲闪，一下子压到我的身上，凭着一股惯性，我俩抱在一起，在地上打了个滚。这时，她象受惊似的，赶紧爬起来，以胜利者的口吻说：“恶有恶报，摔痛了吧！”

我假装碰坏了腿，捂住脚脖子唉呀不止。她吓坏了，以为我真的崴了脚，忙蹲下来为我揉搓，一边说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叫，吹口法气就好了！”真的用嘴往脚上吹了几口气，我看她那么诚实，又那么天真，憋不住，噗哧一声笑了。

· 谁知，我好了，她倒真的哭了。脸扭过去，不愿让我看到。她怎么啦，是我刺痛了她的自尊心吗？唉，真不该和她开玩笑，我后悔了。我们沉默了一会，她哀惋地说：“以后不要叫我小媳妇了，也是不得已的事，我是后娘，亲娘死了。你大姨可怜我，才叫我上门的。可是，我们只看过照片，还没见过面哩，就……”后边的话，没说出来，她哭得更厉害了。

前两年，我见过二表兄，那是他入朝之前，粗壮的身子，大鼻子大眼睛的，待人挺和善，我安慰她说：“我表兄可好哩，那年他到我们家，还给我带去一只黄雀呢？”

· 似乎，我的安慰没起什么作用。她最后警告我：“从今后，不准你叫我……”

“那叫你什么呢？”

“就叫郭嫂，…不…，不，啥也不叫。”

我们终于达成了“协议”。

返回的路上，我们不再嘻闹，各自想着心事，似乎，我长了许多见识，对人生开始思索起来，为什么后娘的孩子就当人家的小媳妇？

为什么挺开朗的姑娘会挂上愁云呢？眼前耸起一座座高山，一座连一座，爬也爬不完，数也数不清，那无穷无尽的山啊，山的那边是什么模样？那座山的后面的后面呢？……

在大姨家的几天，我和郭嫂接触的并不多，她大半守在家里，帮大姨干这干那，我则整天跟大表兄下地，逮蝥蛄，捉山雀，采野菊，每天回家，她都为我准备一点“礼物”：从后院折杆甜杆，掏给我一把大红枣，送给我一个煮玉米棒，嘿！真香，真甜！

一次，我从地里回来，刚进门，大姨就把我喊进里屋，悄声说：“你二表兄来信啦，给姨念念，先不要跟你郭嫂说啊！”我不理解啥意思，只好小声念给大姨听。还没念完，大姨忙接过去说：“是平安信就好了！”可是为什么没念完，大姨就赶紧收起来呢？我不明白。

大姨问我：“这几天，你俩常在一块儿，她没说大姨什么吗？”我摇摇头。“对你大表兄呢，说什么啦？”我还是摇摇头。大姨说：“那好，我看她倒是挺喜欢你的，你跟她好好说说，只要她安心过日子，要啥大姨给她

买啥。人吆，虽说朝你二表兄来的，若看不中，跟你大表兄也中，只要她愿意……”

从大姨的话里我意识到，郭嫂的婚事不太顺利，什么原因也摸不准，有一种朦胧的感觉缠上我的心头，是一种预感，是一种兆头，尤如一股冷风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撩拨着。

然而，我没作郭嫂的说服工作，因为在我看来，郭嫂还没有很不同意的表示，而且，二表兄还在朝鲜，为时还早，所以我也没往心里去。

我该离去了。

清早，大姨为我准备了黏羔，大枣，梨，鼓鼓囊囊装了一书包。刚要走时，忽然郭嫂从里屋追出来，手里拎着个包，红着脸说：“表弟，等等我，我跟你回家去看看。”

是临时动意，还是早有准备？反正大姨允许了。大姨马上走进屋去，打开柜盖，从最底层拿出一打一毛钱的票子，数了数，递给郭嫂，说：“拿着，过镇上给你娘买包月饼，等立了秋，让你娘过来住几天，到山里风凉风凉。”

郭嫂看大姨并不反对，而且又热心，笑容马上在脸上舒展了，“唉！唉！”地应着。不知啥时候，大表兄把自家的小驴备好了鞍子，让郭嫂骑着。

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大姨家的大门，踏上弯弯的山路，老远回头望时，大姨和大表兄还站在门口望着我们，不肯离去。这时我想起大姨的话：“让她好好过日子，要啥大姨给她买啥，”大姨是怕笼里的凤凰飞了。

路上，她牵着驴，我在后边跟着。看来郭嫂非常高兴，边走边采路边的花，不断插到头上；一会儿，又把驴的缰绳交给我，去追赶翩翩起舞的花蝴蝶，好似她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开心过。我们走累了，她叫我把毛驴拴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招呼我坐下。然后，她叫我背过脸去，当我转过脸时，只见她手里举着个红彤彤的大石榴，说：“给你，特意给你留的！”

这是大姨家的果实。唉哟，多么好的一个石榴啊，那饱满的籽粒已将皮撑破，晶莹剔透，很是馋人。我想，这石榴一定有郭嫂的汗水，也一定有她的寄托吧！郭嫂若有所思地

说：“石榴又熟了，听说我妈妈死的时候，正是石榴树结实的时候，我的命苦啊，这么小，就……”

她这么一说，我更不忍心吃石榴了，默默地放进挎包里，顺手掏出一个大梨来，刚想用刀切开，她马上拦住我的手，说：“不中，不中，‘分离’‘分离’，是不吉利的！”我好象也听说过这种忌讳，但那是两口子的，可我俩……

“那中，咱们吃大枣吧！”

郭嫂欣然同意了，又俏皮地说：“对喽，‘早红’，‘早红’，早成功！”话里指的啥，我不十分明白。笑声中，我俩吃着大枣，真甜到了心里头。

我们该赶路了。突然，她的笑声停止了，眼睛直直地望着我，泪水几乎要滚出来，哽咽着问我：“你说，你大表兄好吗？”我有些茫然，“问这干啥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过两年我就和他成亲了。”

“不是和我二表兄吗？”

她几乎说不出话来：“他，……牺牲了……是个英雄，你大姨一直瞒着我，其实，我早知道了。你看的那封信是假的，怕我伤心，才这样演戏。你大表兄人倒好，可他都快三十啦！”

郭嫂伤心地哭了，比在山上那次哭得还伤心。我终于明白了那天大姨让我念信的用意。此时，我的思绪乱了，同情谁呢？同情郭嫂吧，大姨忍受着失子的打击；同情大姨吧，郭嫂又承受着委屈，唉，我恨自己太无能了。

我俩又向前走了。

这时，郭嫂骑在驴上，我牵着缰绳，慢慢向前走着。我的心情逐渐沉重起来，远天的云浓浓地向我压来。翻过山梁，便路过一个小村，正碰上一群砍柴的孩子们，见到我们竟大声叫起来：“快来看呀，小女婿送小媳妇回娘家啦！”我赶忙制止他们，怕惹火了郭嫂，可是，她一点也不反感，反倒悠然自得起来，回过头来对那群孩子说：

“就是小媳妇，怎么着？快回家摆桌子去吧，你婶婶回来啦！”

那群孩子都被她的喊声吓跑了。

迎着漫天的暮云，我俩依然在山路上走着，走着……

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于北京



## 薔 薇 花

红的，黄的，白的，  
一朵，一簇，一片。

那是一座花山，经常映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呈露在我朦胧的视觉里。多么绚丽，光彩，灿然的一片花海啊！

在我的故乡——前仁里庄的大庙前，在我夏日游泳的水塘边，我和伙伴的心灵里，这开满蔷薇花的地方，是我们欢愉的场所。每当春季来临，清明一过，那里便绿枝招展，百鸟集会，群蝶翩翩了。

“看花去吧，南坑沿上的花都开啦！”

清早，妈妈从睡梦里喊醒我，我便爬起来，穿上露脚趾头的鞋，扯上破了肩的布衫，蹦蹦跫跫地跑去。